

直播、短剧、短视频……新大众文艺重现经典文本

民间创作唤醒书本里的记忆与共鸣

本报记者 李玲玉

这个夏天,被网友称作“26版西游记”的直播走红网络。账号@西游群英荟由四位草根演员扮演唐僧师徒四人,没有花哨的道具和繁复的布景,只有一座简易茅草屋、一口小泥炉,每天对着镜头生火、做饭、互相吐槽。自然的演技、搞笑的台词,爆火出圈。

今年4月15日,“西游群英荟”开启首场直播,仅3个多月,账号粉丝从零到500万,单场最高在线人数超40万,总观看数突破2500万。与此同时,@郝家豁团队将《孔乙己》《狼牙山五壮士》等课文拍成微短剧,一篇《金色的鱼钩》全网播放量过亿。甘肃68岁的@三喜爷爷翻拍古诗词,其扮演的武侠人物甚至得到导演徐克点赞。

书本上的经典文本,正在短视频和直播的催化下,以新的形态重新进入人们的日常对话。它们不再是遥远的古籍或课本上凝固的文字,而变成了可以讨论、可以共情,甚至可以调侃的“活”内容,经典与观众的距离正不断拉近。

让经典“活”起来

这些来自民间的创作,为何能引发如此强烈的共鸣?

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司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这些内容都在努力重新建立经典文本与当代生活的联系。“今天的年轻人希望文化进入自己的生活,用自己的语言去理解、讨论甚至调侃它,短视频和直播真正缩短的是经典文本与当代生活经验之间的距离。”

唠叨的领导唐僧、暴躁的老员工孙悟空,摸鱼的猪八戒,兜底的沙僧……@西游群英荟真正击中观众的,并非降妖除魔的神话叙事,而是取经路上被重构的职场日常。团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他们演的是取经路上的人间日常:赶路、做饭、拌嘴、和解,“搞笑只是外壳,内核是普通人结伴前行的温暖与坚持。”

@郝家豁团队导演张帅鹏也深有同感。他告诉记者,最让他触动的一条留言,是一位网友说看了《秋天的怀念》后决定与父母和解,“随着不断长大,我也越来越理解父母的不易。我们只是借助史铁生先生的话呈现出来,我不希望儿时没理解的课文和众多意难平只是回忆,希望它们是真实而有温度的。”

@三喜爷爷的古诗词视频下,“感动,家国安稳不易”“热血沸腾,突然理解了这首诗”的留言比比皆是。@郝家豁的视频下,有人写道:“求职时才理解《孔乙己》”“结婚时才知道《孔雀东南飞》”。

司若分析,这些内容之所以能迅速传播,关键在于它提供了明确的情绪价值——情感宣泄、现实补偿、自我投射。“经典人物因此不再只是文学史上的人物,而变成了‘我身边的人’,甚至变成了‘我自己’。”

时代呼吁精品创作

流量的背后,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。

@西游群英荟中的悟空有十余年猴戏功底,八戒是非遗口技代表性传承人,唐僧有多多年舞台经验。回忆起最初,他们说:“第一场直播尴尬又生涩,没有脚本。”夏季高温,四人穿着厚厚长袍,一场直播下来汗如雨下。一次雨后直播,唐僧意外摔倒,忍着疼坚持走

完,结束后去医院查出肋骨骨折。“流量是惊喜,质疑和辛苦,也是取经路上必须渡的劫。”走红之后有人质疑他们用AI配音、开变声器,团队没有多辩解,而是在直播中坚持即兴表演,让所有人看到每一声腔调都是长年累月练出来的功底。

@郝家豁团队的较真,同样令人动容。张帅鹏告诉记者:“拍摄《与妻书》时,我们翻阅了大量史料,了解林觉民的时代背景和生平经历。每次拍摄都会全国勘景,大到场景架设,小到戏用道具,力求还原。拍《祥林嫂》时草鞋找不到,就自己动手编了一个。”

@三喜爷爷团队的张建宗表示,拍摄并非他们的主业,“服化道不好搞,就去现场搭,做好了才拍。遇到拍起风,夕阳,遇不到就等,好几天等不到就接着等。”

正是这种近乎执拗的较真,让经典重现了应有的分量。当课本文字化作镜头里风沙扑面、火光摇曳的画面,观众看到的已不只是短视频,而是一部部经得起审视的诚意之作。

守住底色,走向更远处

短视频环境下,内容生产越来越个人化、平民化和故事化,“普通个体本身就可以成为内容生产者,经典的阐释和改编也不再完全由专业文化机构所主导。”在司若看来,这也是“新大众文艺”的一个重要特征:创作主体更加开放,专业与非专业力量在平台空间中相互交织,受众也通过评论、转发和二次创作参与内容意义的形成。

另一方面,争议也随之而来。这些新媒体内容走红的同时,有人质疑其“娱乐经典”“消解名著”。对此,@西游群英荟团队认

为:“可以生活化,不能低俗化;可以有梗,不能亵渎;可以创新人设细节,不能颠覆人物底色;所有笑点都应该建立在人物逻辑之上。”张帅鹏也表达了类似观点:“尊重历史是前提,一定要理解作者真实的意图,融入年轻人的思考,注入新鲜的温度。创作不能花枝招展,要潜水质朴,才能达到某种意义的平衡。”

经典能否改编?如何改编?司若给出了她的判断标准:“经典几百年来一直通过说书、戏曲、连环画、影视剧等各种大众文化形式传播。好的改编应该做到‘形可以变,神不能丢’——甚至不只是‘神不能丢’,还应通过新形式让今天的人重新发现过去没注意到的意义。”同时也提醒,平台逻辑可能逐渐取代内容逻辑,经典被压缩成标签的风险确实存在,这是创作者需要警惕的。

对此,@西游群英荟团队给自己定下三条原则:敬畏经典、立足烟火、传递正向。“我们可以创新演绎,但绝不歪曲原著内核,不拿名著玩低俗梗。娱乐是载体,文化是底色。”

对影像的思考或许不止于此。如果一个年轻人看完《与妻书》的短片以后,愿意再去读一遍林觉民的原文,那传播就完成了良性的闭环;如果大家只记得一个演员、一个镜头、一个网络热梗,完全忘记了作品本身,那么传播的意义就会打折扣。司若说:“影像应该成为进入经典的‘入口’,而不是经典的‘替代品’。”

我是主角——新大众文艺现场⑥



江源雪域唱起非遗山歌

8月27日,青海玉树杂多县,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北少朋措现场演唱瓦德短调山歌。

地处澜沧江源头杂多县,是纯粹的高原牧业县,依托独特的高原地貌、游牧文明与藏族民俗积淀,孕育了璀璨的山歌文化。2019年,杂多县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命名为“中国藏族山歌之乡”,这份殊荣是对当地山歌资源厚度与文化传承成果的高度认可。长久以来,这片雪域高原留存着丰富的民间声乐瑰宝,全县民间流传的本土山歌曲调近200首,曲调风格多元、题材丰富,完整留存了康区藏族山歌的原生形态,非遗资源储备极为丰厚,是青藏高原藏族山歌重要的传承高地。

此次传唱的核心非遗曲目“格吉萨松扎”,是青海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,藏语寓意为“布谷鸟三合唱”,也被译作“格吉百灵三部曲”,是杂多县格吉部落流传500余年的经典山歌曲调。

“格吉萨松扎”完整留存了康区藏族山歌的曲调特征、演唱技法与文化内涵,是研究藏族山歌在康巴地区的起源、演变与传承发展的鲜活样本。同时,曲调内容贴合不同时期的游牧生活风貌,映射出玉树杂多地区民俗变迁、生活迭代、人文发展的历史轨迹,为区域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民间声乐资料。

本报记者 董鲁豫 摄

艺评

翻红的老剧,长大的观众

于灵歌

“贺涵,下雨了,你能来接我吗?”“谁是凌玲?我找凌玲!”

贺涵、凌玲是谁?你或许不知道他们是谁,但已经在社交平台频繁刷到网友玩梗的片段。他们是9年前的电视剧《我的前半生》中的人物,今年暑期,这部剧意外翻红“出圈”。9年前,该剧豆瓣评分仅6.4分,而近一个月该剧抖音话题播放量增加了超过49亿次,总播放量达到323亿。

不只这部剧,一段时间以来,《蜗居》《父母爱情》等老剧轮番登上热搜,老剧《甄嬛传》《回家的诱惑》《我的前半生》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还被网友戏称为“互联网四大名著”,其经典片段更是成为无数人的“电子榨菜”,二创众多、百刷不厌。

没有任何宣发,为何这些多年前的老剧能在当下翻红?

说到底,剧还是那部剧,变的却是观众的眼光。如今互联网语境下的观众,并非被动接收信息,而是会依据自身立场进行“解码”。例如,讨论《我的前半生》的主要人群不少是当年守着电视的“80后”“90后”,如今步入职场、组建家庭,有了更多对生活的体悟。回头看剧中当年被骂“三观不正”的角色,忽然被重新理解;曾经觉得罗子君矫情,现在理解了全职太太的困境;曾经骂陈俊生“渣男”,现在他的疲惫与懦弱让职场人共情;就连泼辣的母亲薛甄珠,她那股不内耗的生命力也让年轻人羡慕。演员的生动诠释,也让这些角色更加出彩。日前,《我的前半生》制片人黄澜在社交媒体回应称:“大家喜欢一个毫不内耗的薛甄珠勇敢地表达情绪,大家喜欢看这种带有喜剧色彩的夸张表演。”

观众的主动解码,也带来了价值观的碰撞,有些老剧翻红的时候,也有的角色在新的目光下迎来“塌房”,比如《步步惊心》的若曦、《父母爱情》里失语的农村原配张桂兰,都在争议中火上热搜。这背后,是衡量女性叙事的标准悄然变化:过去,大家疯狂“嗑CP”,现在回看,却又对“恋爱脑”、特权叙事进行审视和批判。

无论翻红与塌房,这些老剧能被拿出来逐帧“咂摸”和讨论,也得益于作品的丰富性,有足够的解读空间。一些作品播出时被批“三观不正”,评分不高、略有瑕疵,但恰恰因其直面人性中的欲望、挣扎与阴暗面,也提供了一个理解复杂人性的窗口。只需把矛盾呈现,每一代观众可以读出各自的答案。

有意思的是,这些翻红老剧的片段多在短视频平台传播,背后离不开网友通过二创解读、制作表情包、鬼畜视频等方式,对原文

本进行解构和重组,创造出全新的文化意义。反倒是一些原本为短视频而生的冲流量、重包装、爽文式剧情,堆出来的角色大多扁平,正邪分明、一眼到底,爽则爽矣,却经不起第二遍细看,无法让观众共情,更达不到刷屏的破圈效果。

诚然,翻红的老剧也未必完美,站在今天的视角回看,部分老剧的创作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瑕疵;观众也并非无条件美化旧作品,网上时有再审视、再思考的声音。但恰恰是在再发现、再思考的过程中,这些剧作被投入到更加开放的文化场域,任由不同代际、不同立场的观众去解读、碰撞、重构,真实地反映了当下社会的文化焦虑与价值诉求。

下一波该翻红的老剧是哪一部?答案或许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,当一批又一批观众带着新的目光“解码”老剧,他们不仅在回顾,更在表达“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剧”。

中法马主题文化展呈现东西方驭马文明

日前,由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与法国尚蒂伊庄园主办、中国旅游集团与香港赛马会联合主办的“驭·鉴——中法马主题文化展”(北京站)在嘉乐堂开展。展览以马为叙事主线,从历史、艺术与社会生活多维度回溯中法两国马文化的发展脉络,生动呈现不同文明背景下人与马关系的差异与交融,回应“和而不同、美美与共”的文化命题。

本次展览汇集法国尚蒂伊庄园60余件珍贵马主题馆藏,并联合国内多家文博机构和香港赛马会,精选含马形象的青铜器、绘画、雕塑等文物及当代艺术品200余件(套),系统梳理中法马文化的源流演进,工艺美术与当代艺术表达,搭建了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全新文化平台,也是中法文博领域馆际友好合作的标志性成果。

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

视线

光影落津城 文韵入日常

本报记者 张奎

日前,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打造的CMG电影文化嘉年华落地天津津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,这场活动把电影展映、非遗手作、文创市集安置在城市公共空间,让国家级文化资源真正走到普通市民与游客身边。

活动期间,这片河畔银幕轮番放映《飞驰人生3》《雄狮少年2》《长安三万里》等多部国产影片,动画、喜剧题材兼顾,适配不同年龄的观众。和封闭影院不同,这里没有严格的观影秩序,观众可以中途起身逛一逛周边的文创小吃摊位,逛累了再回到银幕前继续观看。周边居民习惯晚饭后散步至此,偶遇合适的影片便停下脚步,沉浸式感受光影魅力。

“露天电影还是小时候的记忆,没想到如今在家门口的海河岸边就能体验,不用花钱买票,吹着风看电影,特别有生活气息。”连续两晚前来观影的市民刘先生感慨。遇到热门影片时,广场上座无虚席,晚到的观众便站在后排,静静看完大半段故事。

本次嘉年华共设置近150个参展摊位,其中天津本土摊位61个,杨柳青木版年画、泥人张彩塑等津门非遗项目集中亮相。不同于博物馆内静态的展品陈列,现场传承人一边手工制作,一边向游人讲解工艺背后的故事,游客可以近距离观摩制作细节,随时交流提问。

7天活动周期里,津湾广场周边商圈客流稳步提升,餐饮、零售业态随之被带动,流量不再局限于打卡拍照,切实转化为街区的消费活力。截至8月20日,市集累计客流量同比增幅35%,拉动商圈销售额同比增幅34.7%。比数据更热闹的,是天津这一周的打开方式——公共文化活动的核心价值,从来不是办一场声势浩大的盛会,而是扎根城市肌理,滋养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。

本地文旅从业者在接受采访时坦言,当下很多文化活动容易重仪式、轻体验,而这次嘉年华最大的改变,是把文化从展演的舞台,延伸到了市民日常行走的街巷里。“不是特意召集群众参与活动,而是市民原本就在这里休闲漫步,文化自然而然融入了他们的生活。”

露天银幕前的场景最能体现这份烟火气,停留与否、观影时长都由观众自主决定。整场活动全程免费对外开放,无须提前预约,大大降低了大众接触优质文化内容的门槛。

天津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,CMG电影文化嘉年华期间,天津立足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設,把电影文化元素融入全市促消费政策体系,累计发放千万元级消费券,策划数百场主题活动,推出电影惠民配套举措,联动全市商贸文旅商户落地两百余项权益,打通观影、购物、文旅休闲消费链条。

北京经开区“博艺杯”职工文化节举办

“让每个职工都有自己的C位”

本报记者 赖志凯 沙剑青
本报通讯员 郎海燕

夜幕刚刚垂落,北京经开区园区广场,当第一声吉他拨弦漾开,200多名职工自发点亮手机闪光灯,举过头顶,摇晃成一片流动的星河——人屏互动的舞蹈《启程》率先炸场,舞者的肢体在光影矩阵中穿梭,机械臂的冷光与人体曲线的柔韧在屏幕上交锋、相融。演出拉开了北京经开区“博艺杯”职工文化节的序幕。

真正的爆点来自一支临时组建的职工乐队。主唱是研发中心的硬件工程师,键盘手是实验室的数据分析师,他们抱起吉他,把《曾经的你》和《Forever Young》唱得略带沙哑却力道十足,台下瞬间燃了起来。

工会数字人“亦小工”官宣两大赛事:“亦声闪耀”职工好声音和“遇见工会”职工摄影赛。话音未落,原创主题曲《亦声闪耀》的首唱便接续而上。

“博大杯拼体魄,博艺杯秀才情,这是我们亦庄职工的‘文武双全’。”经开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,“‘博艺’有两层意思——‘博亦’,博学多才的亦庄人;‘博弈’,精益求精的工匠魂。我们想让所有人看见:亦庄不仅有高精尖的产业速度,更有温暖治愈的人文温度。我们的职工,扛得起担当,也玩得转文艺。”

据悉,接下来的几个月,歌手赛、摄影展、惠民演出、观剧体验将轮番上阵。